

[首页](#) >> [专题研究](#) >> [女性文学研究](#)

明清江南女性的文学生活

陈玉兰

【核心提示】明清时期，在青楼文学衰退的同时，闺阁文学群体日渐壮大。这一方面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密切相关，另一方面与当时士人的大力扶植有着联系。

在中国古代，女作家的时空分布以明清时期的江南最为集中。从胡文楷《历代妇女著作考》收录的4214名女作家看，汉魏六朝迄明末只有362名，再去其“现代”女作家168名，清代竟达3684名。据美国汉学家曼素恩统计，其中有籍贯可考的女作家3181名，而长江下游占了70%以上，苏、松、常、杭、嘉、湖及周边各府，更是才女汇聚。

闺阁文学群体日渐壮大

回溯中国女性文学史，应承认这样一个事实：在相当长的历史时期中，大部分女性幽闭闺中，失去了自己的声音。如果说女性与文学有关，那她们也多是作品中被描摹的角色而非抒情言志的主体。男作家或者沉浸于唯美主义、理想化的梦游神恋，创作像《神女赋》、《登徒子好色赋》、《洛神赋》、《情赋》、《聊斋志异》之类的作品，塑造中国本土的爱神、美神、女仙、狐妖之类的形象，以驰骋情爱的想象于恍惚迷离、缥缈欲仙之境；或者把不设名教大防的青楼勾栏作为交际场、休憩所。于是，一些章台之柳以歌舞辞章俯仰于骚人墨客之间。从唐代的李冶、薛涛、鱼玄机，到明末的马守贞、柳如是、顾媚，在世人眼中莫不如此。到清代，延续千余年的青楼文化格局发生变化，重歌舞、轻文墨，周旋酬唱于骚人墨客之间的妓家已不可再得。

明清时期，在青楼文学衰退的同时，闺阁文学群体日渐壮大。这一方面与女性自我意识的增强密切相关，另一方面与当时士人的大力扶植有着联系。

明代中晚期，一场以主体意识的张扬为主要内容的人文思潮兴起。在此背景下，男性的平等意识悄然滋长，女性的自主意识也开始觉醒。此后，一些开明之士率先实行了较开明的家政，开始注重家族女性的教育。清代文网高张，使向来以天下为己任的士人不得不三缄其口，闭门自守于家庭这个柔波荡漾的安全港湾。生活重心由社会转向家庭，于是栽培、扶植合乎审美理想的闺侣，以求得心灵的相通、情志的谐和，成为他们的迫切需要。

不少清代士人不遗余力地标榜女性的诗文之才。他们一改以往对女性创作的藐视态度，提出“男子日也，女子月也。女子之文章，则月之皎极生华矣。蟾光一片，可以继乌翼之余辉”，认为男子的创作与女性的文章，好比日月同辉，各具特色。他们编辑、刊刻历代妇女诗文集，为女性创作提供范本；为同时代的女性创作撰写序跋，予以褒扬；招收女弟子，亲加指导，如袁枚的随园女弟子、任兆麟的清溪诗社女弟子、陈文述的碧城仙馆女弟子等……经历了人性启蒙的闺阁女性，开始重新审视自己，有了颇强的“立言”意识。她们聚会结社、唱酬联吟，凭着真情实感和清妙灵机畅写心声。康雍乾嘉时期，清代女性文学达到极盛状态。

女性文学创作队伍井喷式地壮大，并且实现了从青楼文学向闺阁文学的转化，这是明清时期文学生态的一个重要特点。

“才也纵横，泪也纵横”

明清江南女作家的文学生活，远非人们想象中的那么轻松浪漫、优雅从容：在风景秀美的私家花园里，姐妹们弹琴、下棋、饮酒、赋诗。谭正璧在《中国女性文学史》中说，中国古代的女作家如果生活未遭不幸，那么“即使也在文艺花园踟蹰，她们不过是些效舌的鹦鹉”。的确，在中国文学史上能够占有一席之地的女作家，往往是不幸的女性。明清时期麇聚于江南地区的女作家，几乎都是“才也纵横，泪也纵横”之辈。

收藏文章



| 周访问排行 | 月访问排行 | 总访问排行 |
|----------------|-------|-------|
| 杜甫《望岳》赏析 | | |
| 杜甫《春夜喜雨》赏析 | | |
| 白居易《长恨歌》赏析 | | |
| 阳光下的罪恶 (3) | | |
| 柳永《雨霖铃·寒蝉凄切》赏析 | | |
| 杜甫《春望》赏析 | | |
| 民国时期自然灾害下的人与社会 | | |
| 杜甫《客至》赏析 | | |
| 宋代家族与文学【第二章】 | | |
| 辛弃疾《青玉案·元夕》赏析 | | |

如叶小鸾是一位养成于江南世家，在17岁花季就谜一样夭折的少女。她养尊处优，却哀怨无端；她的生命之花未及绽放，笔端却聚满了对成人世界的忧惧怯疑。她的离尘之思和游仙之想为她短暂的一生轻笼上一抹神秘的幻彩。明清易代之际，黄媛介拒绝复社名士张溥的求聘，嫁给与之青梅竹马但赤贫如洗的杨世功，丈夫卖畚箕，自己鬻字卖画当闺塾师，勉强维持生计。不过，饱经“风雨”的街头艺人生涯，倒令黄媛介广交游、多酬酢，周旋士女两界、出入名门大院。

“袁家三妹”袁机、袁杼和袁棠文采出众，“而皆多坎坷，少福泽”。其中袁机所适非人，饱受荼毒，袁杼早寡守志，袁棠死于难产。三位至情至性的女子，年命都不长。袁枚提倡女性文学较早也最力，但面对家中诸妹“少守三从太认真，读书误尽一生春”、“纵教青史留遗迹，已负从前金粟身”的悲苦现实，曾揪心地感喟“斯真所谓女子无才便是福也”，痛悔自己早年将诸妹带向读书写诗之路。

陈端生是曾写《才女论》的陈兆仑之孙女，其成长环境之开明可想而知。她的弹词作品《再生缘》与《红楼梦》齐名，被郭沫若誉为“南缘北梦”。《再生缘》前16卷成书于作者养尊处优的少女时期，但陈端生此后人生远没有故事中女扮男装的孟丽君那样意气风发，步入婚姻后长期搁笔，提笔续写一卷，却又遭遇从天而降的不幸：29岁时，夫君因受科场案牵连而充军伊犁，她在此后十年漫漫等待中郁郁而亡。作品中的孟丽君在理想的云端茫茫不知所归，作者自己也陷身在现实的泥淖中无力地挣扎。

明清时期江南女性的文学生活以其独特的面貌，渗透进男性社会的各个层面，对社会生活、思想文化、文学艺术产生了不容轻忽的影响。考察明清江南女性的文学生活，可见中国妇女的独立自主之路、女作家的创作之途洒满了血泪和汗水。我们只有知道来路，才会珍惜现有，才会探索去向，以更深厚的情怀反思历史和现实中大量存在的性别现象，以史为鉴，为建设和谐的性别文化而贡献智慧。

（作者单位：浙江师范大学江南文化研究中心）